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或tk1902617@gmail.com。

過江陽

□陸春祥

江陽三日，聞香識老窖，擗分水油紙傘，進張孀柱園林，歡欣鼓舞。

一

長江從青藏高原格丹丹雪峰西側的沱沱河汨汨而出，一路逶迤奔騰而來，到了四川瀘州地面，她的身姿，突然打了個大勾，這勾並不生硬，看着反而有點圓潤。這勾就在長江之南，江陽來了。

從重慶，一路往西。

此刻，我正站在長江和沱江的交匯處，它是勾的匯集處，江陽的市民廣場。我的腳下，是一百零一個不同字體的「酒」字，一個酒父親，率領着一百個酒兒子，以粗硬的線條方式，以中國文字幾千年優美的形體流變，向人們講述着江陽綿長的酒故事。

江陽的酒故事，從秦漢開始，至宋有「江陽食不足，瀘州酒有餘」，至元有「甘醇曲」，演繹了一千多年，至一五七三年，明萬曆元年，突然凝固成了一個符號，這個符號，成了中國酒香型的發端鼻祖。

一腳踏進瀘州老窖一五七三廣場，酒香一直撞擊着我的鼻子，瀘州給客人的見面禮，濃重而直接，這是糧食的精英們經過集體蛻變洗禮後的愉快重生，以一種濃烈的方式。我仔細觀察七十幾米長的「吃酒圖」浮雕，內心連連感嘆，中國的酒文化，瀘州是典型代表，「江陽酒熟花似錦」，江陽處於瀘州酒城的中心，一五七三乃王中之王。

一五七三酒窖。

站在用玻璃封閉起來的樓上，我往樓下的酒窖放眼。寬敞的廠房，橫樑以上頂部黑黝黝的，那是久遠年代酒作坊的煙熏而成，地上長方形的灰色窖蓋，長三點八米，寬和深均為二點四米，它不是普通的酒池，池裏有深深的傳統和厚厚的歷史。那些灰色窖泥，已經很有些蒼老的年紀，曾經被反覆揉搓，但每次重新使用，它們都煥發出了新的生命，它們是四百多種有益微生物的集合體，它們負責用身體擋住酒糟和空氣的接觸，它們和酒糟親密結合，耳鬢廝磨。一五七三酒窖，中國釀酒第一窖，國寶級的文物，我面前的文物還在盡責完成自己的使命，這實在少見，絕大部分文物都只能供人瞻仰而已。

忽然，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宋人筆記中的意象，場景強烈而清晰。

宋代楊億的筆記《楊文公談苑》有《縉雲醞匠》，說的是縉雲有個釀酒專賣署，釀酒師傅水平極高，他釀的酒，喝過的人無不讚美。管理專署的負責人就動了心思，他要求師傅將方子寫下來，交給他建安的親家去釀。

後來，負責人的老家來信埋怨，那邊的酒釀出來，味道一點也不好。負責人就將師傅喊來責問，師傅說：方子我早寫給您了，

然而釀酒，是有很多講究的，天氣的溫寒涼，水放多少，如何攪拌，效果都會不一樣，這些東西我都講不出，我只是按照感覺做。我家裏有兩個兒子，他們釀的酒也沒有我好喝。

這個意象使我堅定地認為，中國許多傳統的工藝，有許多都靠工匠們獨自摸索，靠耳濡目染嫡子嫡孫的代代相傳，但在傳承的過程中，會出現許多缺失，上面那位釀酒師傅就是這樣。我不知道，他的師傅是怎麼傳給他的，但徒弟超過師傅或徒弟不如師傅的情景常常出現，大家憑的都是悟性。

一五七三的酒窖邊，有一些工人在忙碌着，他們着統一服裝，有的手裏正揚着鏟，將窖池裏的酒糟往外鏟，有的正封閉窖池，抹了一道又一道，如抹泥牆，灰色的窖泥三抹兩抹，就變成了鏡面樣，光光的，它們安靜地守衛着自己的那一方領地。

我相信，這裏的每一道工序，都是一五七三自己的創造，他們用自己的方法釀造老窖，已經四百多年，猶如那縉雲釀酒師傅，靠的不僅僅是方子，有只可意會的心傳，還有長江邊的龍泉井水。

我和蔣子龍、葉辛先生，站在龍泉井碑石邊，仔細觀察。

這應該是一口活井，樣板井，邊上立有清嘉慶十二年的《重修龍泉井碑》，碑文告訴我，瀘州酒，一直用龍泉井水釀造，清冽龍泉，唇齒留香，它獨有的透明，微甜，弱酸性水質，是瀘州老窖品質的重要保證之一。

瀘州一個字，這一個字一定就是酒。我在江陽的幾天時間裏，聞酒，看酒，調酒，品酒，談酒，幾乎都徜徉在酒的世界裏，被酒興奮着，不是嗎，聞着就醉了。

鄰玉小鎮，名副其實的酒鎮。

賴氏集團的地下酒窖，讓所有人震撼。酒窖曲裏拐彎，精心構造，沿石壁伸延，凡空隙處，均有酒罐藏放着，小的十幾斤幾十斤，大的幾百上千斤，它們要在這窖裏待上數年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。

每個罐都有身份證，我順便記下：四〇八號，四十二點一度酒，七百一十四公斤；四〇九號四十二點三度酒，七百二十三公斤；四一一號，四十二點五度酒，六百八十九公斤；四一二號，原酒，二百六十公斤。

原酒出廠後，還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窖藏，才能有人們想像中的口味，這酒也如同人，剛出生的孩子，他們都有成長期，他們要積聚起相當的力量，才能在社會中擔負起一定的角色。

二

秋分雖將至，但陽光依然暖可比初夏，當葉辛、蔣子龍撐起油紙傘，站在分水老街上那狹窄的街道上時，笑容溢滿了他們的臉，

我細看，他們的神情，竟也有點害羞。

我知道大人們的難為情，這油紙傘，是江南姑娘在雨巷裏撐着去和心上人約會的，是西子湖畔白素貞撐着去尋找情意郎的，但，此刻，我們站在分水油紙傘的生產基地、國家非遺傳承人畢六福的油紙傘技藝傳習所前，興奮不已，我們來到了油紙傘的世界，這裏不是江南，這裏是西南的一個偏僻小鎮。

分水嶺，原來就叫分水。我說，我老家就是分水，我是到我老家來了。

老街上，好多牌子都直接寫上分水，分水電信營業所，分水油紙傘直銷門市部，分水名家手繪油紙傘，要不是我老家沒有油紙傘，我以為就身處老家呢，恍惚間，如時空場景轉換。

畢六福帶我們參觀他的傳習所，其實就是生產基地。

老畢操一口濃重的四川話，大聲講述着油紙傘的歷史，在我們的不斷提問中，他嫺熟地回答着一切。他的生產基地，錯落在江岸的山坡上，我們層層而下，道窄而陡，兩旁有限的空地上，都晾滿了大大小小的油紙傘，如茂盛的花朵，開在晴陽下，油紙發出的亮光，時而閃閃。

做傘骨，穿線架，糊紙面，工人們在各自的工位忙碌着，異常專注，動作熟練，他們的專注，《莊子》裏老木匠和齊桓公的對話場景，似乎就浮現在我眼前的另一個時空裏：齊桓公在堂上認真地讀書，老木匠輪匾在堂下埋頭做車輪。

老木匠累了，他放下手上的活計，好奇地問桓公：大王呀，您讀的是什麼書呢？桓公答：聖賢書。老木匠又問：聖人還在嗎？桓公答：不在了。老木匠哈哈大笑，顯然有些放肆：凡是能用文字記下來的，都是糟粕，聖賢書也是糟粕。桓公有些吃驚地看着老木匠：為什麼呀？不可能吧！老木匠慢悠悠的樣子：我是咱們國家做車輪的高手，我做車輪得心應手，完全靠感覺，我做的輪子又漂亮又結實，但我的兩個兒子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繼承我的手藝。

齊桓公似乎有點明白，但似乎又不明白，這手藝和我治理國家有關係嗎？旁觀者呵呵：有啊，如果讓百姓休養生息，就如同野外的森林，自由生長，那就是一種得心應手的治國狀態。

老木匠，宋代縉雲釀酒師，其實都是工藝大師，講的是心領神會。

測測測，糊傘面的工人，拿着一把小刷子，是特製的那一種，小刷子的尖頭部分，被改造成一個鈎子，用來緊緊傘蓋的線繩，上下翻飛，一把簡單的傘，做起來卻不簡單，要想讓傘遮風避雨，一定要使它有足夠的抵抗風雨的能力。

傘面是可以畫出花來的地方，必須畫上花，以滿足那些如花樣的撐傘女人們。傘的森林中，我蹲下來數花。

紅梅傘，紅的朵，黑的虬枝，綻放在傘面上，奔放熱烈。

玉蘭花傘，潔白的玉蘭，墨綠的傘面，暗香浮動。

牡丹花傘，綠葉卷紅，雍容華貴，國色天香。

我還看到了一些特別的傘花。



水滴。把水滴放大，塗上色，也是花，自然的花，瞬間的花。雨花翻捲起數個舳舻，閒閒地跳落在傘面上，滴答滴答，和傘面上的雨花，匯成一道特別的風景。

雲彩。將各色雲朵，打散打碎，染上淡淡的色彩，瞧，對面，遠處的巷子裏，緩緩移過來一女孩，撐着把雲彩傘，她是那個叫彩雲的姑娘嗎？哈，極有可能！

傘花的世界，花朵的世界，幾乎每一把油紙傘都不重複。

步至生產基地的最底一間，轉角出門，一塊幾十平方的菜地，上面長滿了各色傘花，如大小朵的蘑菇群，鮮艷欲滴。

老畢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場地。他的傘賣得很遠，他成了江陽的另一張名片，不，應該是瀘州。

三

我剛住進江陽的南苑賓館，工作人員就笑着敲門，她們送來一袋新鮮桂圓：這是我們江陽的桂圓，剛剛採摘來的，請您品嘗。

略有吃驚，瀘州也有桂圓？而且現在已經九月中旬，七月下旬我去洗星海的故鄉——廣州欖核鎮，在星海路的兩邊，見到了掛滿枝頭的桂圓，那時，離桂圓成熟只有一周的時間了。

而江陽的桂圓，竟成熟這麼遲嗎？

第二天下午，有好長一段時間，我獨自在張孀的桂園林裏，驚奇地數着那些老桂圓樹。

事先我已知道，這座桂園林，是生長在中國北緯最大的桂園林，有一萬多棵老桂圓樹，一萬多棵荔枝樹，樹齡均在兩三百年以上，且仍然在旺盛生產。

我的驚奇，其實是沒有往腦裏深想，仔細梳理一下，白居易寫過《荔枝圖序》呀：「殼如紅縉，膜如紫綉，瓤肉瑩白如冰雪，漿液甘酸如醴酪」。而且，他寫得明明白白：「荔枝生巴峽間」，也就是說，四川早就生產荔枝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楊美女吃的荔枝，就是從四川趕運過去的。

張孀桂園林，緣於三百多年前，一位姓張的人士所為。那張氏，夾裏在「湖廣填四川」的人潮中到了江陽，從外帶得桂圓種，種着試驗，不想，從一片林，發展到一個村，甚至幾個村。

幾乎每一棵桂圓樹，都標有年份。

按着年份，我找到了幾個小桂園叢林，因為年份的相同或相近，我猜想，那是主人一起栽下的。隨着張姓人家的桂園林不斷長大，收穫滿滿，後來的人們也都要栽種桂圓荔枝樹。為了日後的容易辨認，戶與戶之間的桂園林，都用樟樹隔開，難怪，我在桂園林裏發現了不少樟樹。

樹的年輪，就是真實的歷史，清晰地寫在大地和天空中，真實地記載了變幻的風雲。

一七四〇年樹叢。

主枝倒並不粗壯，樹身上綴滿了綠藤，離地一米左右，三大枝分立，各自伸向獨自的天空，枝上生枝，枝上生枝，為自己撐起一片自由的天空。

一七四〇年，是個普通的猴年，世界上也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，那些事都離我們太遠。值得說的，我以為只有一件事，和我們有點關係（應該是和我們的先人），虛歲三十的乾隆，已經做皇帝五年了，風華正茂之時，他的宏圖大志，正開始有條不紊地實施。這一年的十一月，他為修改後的《大清律例》（簡稱《大清律》）寫了序言，並命令頒行。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部法律，一直到一九一〇年才廢止。清朝經過三代君臣的努力，天下已經初步實現穩定。乾隆的目的，就是要讓民衆在休養生息的基础上大力發展生產，繁榮經濟，其中「田宅」條，顯然，對張姓人家大量栽種桂圓荔枝樹是一種大利好：第四條規定，所有百姓不得讓土地荒蕪，如果荒蕪了，要按荒蕪的數量判罪。讓大地披上綠色，子孫也可以享受，栽桂園林，一舉數得。

一八二〇年樹叢。

這一年的一月，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死了；這一年的九月，嘉慶皇帝駕崩了，道光皇帝繼位，大清衰敗由此開始。其實，一七九三年，英帝國從馬夏爾使團來華開始，就一直在醞釀佔中國人的便宜。

一八四〇年樹叢。

我看到若干粗壯的桂圓樹，離地分枝，生長旺盛，樹枝上掛滿果子。

突然有一棵，樹枝幹上還掛着一隻吊袋，那應該是營養液，樹木常見的那種，因為營養不夠，桂園樹的生命出現了危險。不過，一八四〇年，看着這個數字，心裏就一陣痛，從這個年份開始，侵略者的足跡，就不斷地蹂躪着中國的大地，恣肆妄為。傷心的事，略去不說。

一切人事，俱往矣，長江邊上，張孀，這萬株桂園林，誰說是孤立地生長着？張姓人家絕對不會想到，這些桂園樹，會是三百年中國歷史的極好見證者。

張孀桂園個頭不大，肉薄，核稍嫌大，但絕對甜，是我吃過最甜的桂圓。

在張孀藝術園，應邀塗抹了幾個字：三百年寸蔭。

我的意思其實有兩層：三百年時光，雖風雲變幻，但也只是短暫一瞬；即便時光再短，我們也要努力去掙搏。

四

老窖池。油紙傘。桂園林。

泉井。竹子。森林。

長江在瀘州地界瀟灑打了個勾後，給江陽留下了一地的寶物，也給了江陽一個滿意的好評，又歡天喜地向東奔馳而去。

江之南，江陽。

·陸春祥，筆名陸布衣。一級作家，浙江省散文學會會長。已出版隨筆集十五種。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、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、上海市優秀文學作品獎等。

我坐在時光倒流的地方

我喜歡坐在一些地方，一塊石頭或一堆原木上。時光會倒流，一寸一寸退回去退到很遠的昨天，更遠的前天

那時候，只有黑白照片，彩色膠卷都鋪在野外。春天裏，花粉落在我的鼻尖上冬季很漫長，一地一地的雪

我的頭髮沒有燙染過，臉上也沒有擦過脂粉衣褲上的花都是印染的，容易掉色能洗出一大盆紅一大盆藍

□青小衣

父親從部隊回來，穿着綠軍裝在地裏幫母親幹活。他走過玉米地，高粱地時滿地的莊稼都變成了穿軍裝的父親

那時，樹木都長過屋頂。活着的人都住在村莊地上的房子裏，去世的人都住在村外地下的房子裏。彼此相守，看護着家園

時光再退一步。一切高度都低下來萬物都是處女身。雲牽雲，天空更高遠，風吹風大地更遼闊。人在天地間有走不完的路

·青小衣，本名張萌。作品見於多份報刊，被評為河北省第三屆「十佳青年作家」，已出版詩集《像雲一樣活着》、《我用手指揮奏生活》。



〔散文詩〕

屋檐雨滴（外一章）

□姚 船

雨後初晴。

風雨過去，屋頂如注的雨簾頓時消逝，只有一滴滴水珠從屋檐悄悄墜下，在初露的陽光下熠熠生輝。如一串串閃亮的珍珠，掛在屋子胸膛。

雨滴在輕輕敲打清新潤濕的空氣。滴答、滴答……像撫慰剛才受風雨摧殘的花兒，又像和翠綠的草地絮語：經歷風雨洗禮，天更藍，人更爽；花朵可重開，草木快生長，一切不都更美好？

屋檐雨滴，柔順輕盈。一滴，又一滴，不緊不慢，從容自若。不像傾盆大雨，挾雷閃電，咆哮吶喊，打得地面都浮起小疙瘩。也不似霏霏細雨，軟綿無力，飄飄盪盪，攪得天潭渾沌朦朧一片。

屋檐雨滴，只在天地平靜時出現。不慕天上彩虹，壯觀瀟灑如畫；也不學路邊水流，嘩啦喧鬧歡唱。沒有驚心動魄，全不婀娜多姿，像一首大自然吟唱的精實小詩。

滴答……滴答……雨滴終於

停止。它化入空氣，融入土壤，連同一絲雲彩。

屋檐下的雨滴啊，瞬間消逝。它，抒情在窗外一角，優雅在眼前一瞥。它，輕輕敲打我的心。

蟹爪蘭

蟹爪蘭，響亮的名字。

蟹，霸氣十足。橫行霸道，靠的是利爪。尖銳堅硬，威武不可擋。

蘭，優雅清純。孤芳自賞，淡泊以明志。嬌弱婀娜，溫婉惹人憐。

呵，天工造化，把剛與柔，美與醜，巧妙地撮合在一起。也許，這就是蟹爪蘭。

蟹爪蘭的葉，一節接一節，不停生長。橫枝闖出，爭相繁衍。它不必小心護呵，添點水，有點陽光，自是蓬勃發展。一個夏秋，滿盆皆綠。似一個頑童蓬亂

的頭髮，也像一桶螃蟹腳爪交相纏繞。那情那景，實在撩不起人們歡心。

然而，到了初冬時節，當它葉端露出點點嫩紅，一粒粒小花蕾像滿天星出現，賞花人的愉悅也含苞待放。花蕾緩緩膨脹，像梭子般，飽滿地挺起身子。開了，花兒！一朵、兩朵、三朵……又開了，十朵、二十朵、三十朵……啊，滿盆紅艷艷，滿室生輝。

蟹爪蘭的花，像一個個小燈籠。花瓣三層，蕊蕊吐出一條條淡黃色細絲。中間卻有一條紅色的，最粗最長，頂着一個紅色的小球，煞是好看。它們優哉游哉地展示着，靜而雅致，艷而不俗。這就是蘭的氣質。

也許，蟹爪蘭給了我們很好的啓示，正如俗話所說，人不可貌相。當它未燦爛之時，其實正孕育着美麗！

·姚船，加拿大華文作家。曾任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會長。

